



# 雪舞

渡边淳一作品集

林涛  
吴娜  
译

珠海出版社

渡边淳一作品集

# 雪舞

林涛 吴娜 译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02-041号

本书由作者授权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舞/(日)渡边淳一著;林涛,吴娜译.-珠海:  
珠海出版社,2002.10

ISBN7-80607-968-8

I.雪… II.①渡…②林…③吴…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9390号

## 雪舞

◎渡边淳一 著

林涛 吴娜 译

责任编辑:罗立群 潘杜鹃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地 址:珠海市梅华东路297号二层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75 字数:166千字

版 次: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书 号:ISBN7-80607-968-8/I·377

E-mail:zhcbs1@pub.zhuhai.gd.cn

定 价:1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37

第三章 \ 133

第四章 \ 193

终章 \ 232





## 第一章

—

这在二月的冬天实属一场罕见的雨。雨，笔直而急速地落下，可当她落到积满了雪的内院，就仿佛被吞噬了，没有了丝毫的声息。二月里的午后三点，就算太阳落得早的北海道也并未到天黑的时候，然而因乌云的缘故，此时的天空，比起覆盖了厚厚一层积雪的内院来，却要阴沉得多。

野津修平双手支在研究室的窗台上，凝视着雨幕笼罩下的这一幅冬景，已经足足有五六分钟。从五层窗户望出去，越过银装素裹的内院，矗立着住院部大楼。此刻，在飘摇的风雨中，大楼的灰墙也显得有些歪斜；而大楼四层阳台上的冰箱旁，一个装着橘子的塑料袋已开了口，正被风吹得摇来晃去。

倘若是三月末下雨，反正已经临近春季，没什么稀罕的，可这寒冬二月里下起大雨，在野津的记忆里还是头一次。按常理，这雨可能是即将凝结成雪的水蒸气在高空骤然遇到了暖气流而形成的，可实际究竟如何，野津并不十分清



楚。

实在是一场罕见的雨。三天前积起来的皑皑白雪，被雨水一浇，顿时之间便失去了原有冬季的风采。站在室内向外望去，为坚实的玻璃所隔离的窗外的景致——无声的雨的世界，就仿佛是遥远的另一种存在，虚幻而茫然地向远处扩展开去。

野津看了一会儿窗外的雪景，重新回到了靠窗的桌子旁。

桌子是两头都带抽屉的那种，很大。桌子的中央放着一台显微镜。在暮色降临的研究室内，显微镜的聚光点显得格外的明亮。

从午后两点野津就开始看标本，已经二十个了，全是一周前因小脑桥角肿瘤而死亡的一个七岁儿童的脑切片。切片为双重染色，脑细胞呈淡粉，细胞核近乎黑色。其间零星地有一些核特别大的癌细胞，那是发病三个月就能致孩子于死地的祸首。随着切片越靠近肿瘤部位，癌细胞就越明显增多，时不时都能看见好像是画着红道道的出血巢。

还剩十个标本。野津朝窗外看去，休息了一下眼睛方才又转向显微镜。

桌上的电话铃响，是在又过了几分钟之后。

“喂——”一听声音，野津便知是大学同学水江。

“久违了！可以打扰两三分钟吗？”

“我在看标本呢。没事，你说吧。”

“是这样的，想让你帮忙看个病人。我初步诊断是脑积水。”

野津的专业是脑外科，而水江一年前继承了父业——父



亲因脑溢血病倒了——开办了儿童医院。

“另外，因为脊柱裂，他的下半身已经瘫痪了。”

“几岁的孩子？”

“六个月大的男孩。吃得不多，营养状况也不太好。再这样下去，我担心孩子会因营养失调出现危险。所以，想让你瞧瞧。”

“没问题。什么时候带过来？”

“实在抱歉，还是你过来一趟吧。”

野津就职的中央医院位于札幌市政府所在的中心地带，共有床位三百六十张，在札幌市的公立医院中可以说是最大的。五年前刚成立，医疗设备一应俱全。不过，由于是公立医院，故原则上不出诊，即便急诊患者，也须到医院急诊部就诊。

“大约两个月前，我开始给孩子治疗，认识孩子的父母。现在孩子已经出院，几乎天天待在家里的保温箱里。以前，只是想方设法保全孩子的性命，没有留意大脑的发育情况，现在才发现智力上好像也有问题。”

“可能是脑积水在作怪吧。”

“孩子的父母希望让脑外科专家给看一看，只是孩子现在还离不开保温箱，这么冷的天不可能带去医院。再说，把这样的孩子带去医院，让人看见了，做父母的心里会很难受。”

“那倒也是。”

“孩子的父亲叫桐野伦一郎，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听说过。”

“这是他第一个孩子，所以非常担心。我知道你们医院



雪

有规定，不出诊。不过，求你来一次好啦。”

“你要是觉得我还行，那我就……”

水江再三请求，野津不好意思推辞。

“太好了！那，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下班以后都没问题。今晚，怎么样？”

“孩子的父母当然希望越早越好。那，就今天晚上。几点？”

“四点钟我们有个学习，大概七点能结束。”

“正好我也有空。那……七点钟开车去接你。”

“接我?!”

“他家情况比较复杂，路上我好顺便把一些情况告诉你。我通知他们七点半左右到。一切拜托!”

水江的声音显出少有的兴奋。野津再一次望了望窗外冬日的雨景，随后才又重新转向显微镜。

## 二

午后一直下着的雨，临近傍晚时分变成了雨加雪。因为这场随暖气流而来的雨，刚才还以为春天的脚步近了，没想到转眼间又被带回了冬天。

学习按预定的四点钟准时开始。

比野津低三个年级的谷村担任今天的主讲人。他给大家介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外科 M. 马尔蒂教授的论文《恶性脑瘤的脑转移》。

“这篇论文主要讲述的是：由于癌、肉瘤等所谓恶性肿瘤开始向脑部转移都是在肿瘤晚期，因此脑神经外科医生从





一开始就没有抱积极的态度，常常只是袖手旁观，坐以待毙。近来，随着医学的进步，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不断延长，其中，即使癌细胞转移到了脑部却依然能够生存的也不乏其例。遗憾的是，这一期间往往伴随有剧烈的头痛、眼球突出、颅压高等副作用，患者非常痛苦。

“以前，医生认为反正无法治愈，常常对这类患者随意使用镇痛剂或镇静剂，始终抱着一种消极的治疗态度。今后，我们应该采取开颅、眼窝减压等手术方式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事实上，有许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的患者，在做完手术后，尽管时间短暂，但他们却因此从痛苦中获得了解救，安乐地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以上，就是马尔蒂教授所撰论文的主要内容。”

中央医院脑外科成员总共三名，除了野津之外，还有主任医师远野以及主持今天学习的谷村。

学习会除此三人，还有从大学来实习的一两个年轻医生，但加起来不过也就四五人，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和谷村同级的两名医生今天也前来参加了学习会。他们大老远跑来，一是因为以远野为带头人的这个学习会内容搞得很好，二来来这里学术气氛不错，大家都比较直率。

这个学习会，不像在大学，教授以下的人全都假装正经，表现出一脸专注的神情。在这里，只要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发问，还可以叫盒饭来吃，谁也不会在意。远野虽说在业务上出类拔萃，可有关礼仪方面的小节，他全然不放在心上。

谷村介绍完论文之后，又给大家展示了书上有关一例手术的X光片，并进行了说明。之后，大家相互提问，围绕





议，但实际上，这一块儿最难以把握。当然，这也与每个国家的国情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有关，不能完全做相同的处置。现实中，由于恶性肿瘤的脑转移病例较多，往往容易让人觉得动辄就应该手术，可实际上，大家应该清楚，其实并没有像马尔蒂所说的那么多。所以，对这篇论文，我们不能够囫圇吞枣地去理解。日后遇到此类情况，应该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之后，再做是否进行手术的决定。”

远野的发言的确切中问题的要害。

所谓“社会层面的因素”，这似乎有违背医学原则而向现实妥协之感，年纪尚轻的野津并不大欣赏这句话，不过也还能理解主任医师所说的意思。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确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接着，五个人又围绕远野刚才的发言，高谈阔论了一番。

学习结束，大家拿起啤酒罐时已经傍晚六点过了。

### 三

桐野家位于札幌市西郊、一个叫“西宫”的幽静的住宅区内。房屋依山势而建，带车库，整个建筑潇洒、倜傥。

“看样子，桐野还没回家。”水江说着，把车停到了车库前已经除过雪的地方，登上了门前的台阶。

不愧是建筑设计师的家。二楼的屋檐大胆地伸向空中，在以山为背景的夜幕下，正如一只黑色的巨鸟展翅飞翔在夜空。

摁过门铃，屋内走出一位二十岁上下、女佣模样的女



雪  
雪

人。看样子，她和水江早已熟悉，“我们正等着您呢。”说完，便把他们领到了过厅左侧的客厅。

房间有十二三张铺席大。地板上铺着浅紫色地毯，屋中央放有一组沙发，门的右侧是一个壁炉。室内装有中央空调，温度调节得恰到好处。整个建筑，外观上看起来很欧式，但内部，无论墙壁抑或天棚均显出黑色细木纹，接近和式建筑的风格，令人待着很舒适，感觉到身心非常放松。

“桐野曾设计过有名的球藻会馆、冰雪运动场，可以说他是高寒地区住宅建筑设计的第一号人物。这儿，好像是五年前建的。”野津一边听着水江的说话一边留意着头顶上的天棚。这时，一个穿和服的女人走了过来。和服的布料是蓝底白色细碎花纹，而腰间的带子却是鲜艳的橙红；女人的头发朝后松松地挽了一个大髻，于是，本来就娇小的身体，此时更显得弱不禁风。

“这是我的朋友，野津。”

“初次见面，我是桐野。”夫人看了看野津，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嘴上和夫人寒暄着，内心里，野津却局促不安。夫人跟自己想像的实在太不一样。尽管并没有特意去想过，但凭感觉，当今走红建筑师的年轻妻子，总应该是一个性格开朗、活泼的女人才对。殊不料，眼前这位桐野夫人，是如此的文雅、端庄。

“今天，我一打电话，他说晚上有空，我就立刻把他给拽来了。”

“百忙之中把您叫来，真是不好意思。”夫人再一次鞠躬致谢。





“他的专业是脑外科，会有办法的。”

“贸然行事，让您见笑了。可我一直想请位脑科专家看看。”

当夫人低垂着眼睑的时候，额头看起来既白皙又宽大，于是，眉间一道不足厘米长的伤痕便显露了出来。这使初次见面的野津就感觉到，夫人的眉宇间似乎笼罩着一层难以散去的阴影。

女佣端来了红茶和点心。夫人从托盘里取出，放到了二人面前的桌子上。

“亮一睡了吗？”待红茶搁到桌子上，水江问夫人道。

“半小时前还睡着呢，现在已经睁开了眼。”

“怎么着，带到这儿来还是去卧室？”水江问野津。

“怎么都行。”

“那……去卧室吧。”

“还是，请先喝杯茶吧。”

“还是先看看吧。”

“是嘛……”

夫人站起来前面引路，两人跟在后面。穿过过厅的第二个房间，是一个八铺席大的和式房。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婴儿床和保温箱仿佛一对小兄弟似的并排站立着。床上空着，只有被子和枕头。

孩子躺在玻璃制作的保温箱里，浑身上下只有眼睛追着光线在移动，肩膀以下，全都被粉红色薄毛巾裹了起来。

“喂，小家伙，今天心情还好吧。”像大多数儿科大夫一样，水江故意用嗓子眼发声逗孩子，同时拿手指碰了碰孩子的脸蛋。



雪

舞

保温箱大约一米长，箱子边贴着画，上面有熊猫图案。箱内温度控制在三十六度左右。这种保温箱，根据需要，还可以向里输送氧气。

水江一说“给孩子脱衣服吧”，夫人便揭开保温箱玻璃盖，将手伸了进去。

孩子上身穿前襟带摺扣的婴儿服，下身套一条薄薄的纱布裤。夫人小心翼翼地解着衣服。孩子依然只有眼睛在动，但这似乎也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不过无意识地转动而已。

终于，纸尿裤也解了下来，孩子完全赤裸裸地袒露在大家的面前。可这，还称得上是孩子吗？一般来说，孩子在婴儿阶段全都胖乎乎的，尤其胳膊和腿就跟藕节一样。可亮一呢，瘦得只剩皮包骨，就连胳膊和腿也净是骨头，皮肤也干巴巴的。再看胸前的肋骨，根根向上突起，而肋骨之间的部分又如船底深陷了下去。

“体重多少？”

“六千五百克。”夫人回答完后，水江又补充道：“最近，还长了一些。”

六个月大小婴儿的平均体重是七千六百克。按这个标准，亮一少了一千克左右。乍听起来，一千克数字很小，可是，这对于全身体重只有六千五百克的婴儿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由这一点，至少就可以判断出孩子的营养严重失调。

野津的手由孩子的胸逐渐地向腹部滑去。孩子的皮肤无一处不是干巴巴的，就仿佛是晒干了的紫菜，一触便会破。

双腿内侧由于长时间尿沬的缘故，起了许多红疹；阴茎和阴囊葡萄似的蜷缩在一块；大腿细得似乎用手一攥就会折





断。此处皮肤同样干燥，没有些许光泽。

野津沿大腿向小腿摸去，最后抬起了脚后跟。霎时，孩子嘴里发出了“咿……”的一声。这与其说是哭，不如说就是发出了一点声音而已。

“亮亮，没事的，我叫大夫看你来了。”

虽然说孩子并不懂得夫人的话语，可是也奇怪，他竟然很快停止了哭声，只是不断地喘起了粗气。

孩子的双腿无力地向前耷拉着，不论用手指按还是用指尖轻轻地触都没有反应。也就是说，孩子的逃避反射等于零。野津又敲了敲膝盖下方想看一看他的膝腱和跟腱，也没有反应。显然，孩子的下半身已经接近瘫痪。

“让孩子趴下。”说完，野津把孩子抱起来翻了个个儿。孩子轻轻地哼了一声，但马上就老实了下来。

孩子背上的胎毛很长，经阳光一照，简直就如同金色的头发。背部同样很瘦，脊柱高高地突起，就连骨节也能数清。野津从上至下挨个触摸，在腰部的位置停了下来。本来呈浅褐色的背部皮肤，在此显露出红色并隆起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口袋状鼓包。这在医学上被称为“脊柱裂”，是脊髓神经与脊髓膜在天生就缺少脊柱的地方向外突起而形成的。

野津在确认了鼓包的大小和柔软度后，又重新将孩子放平，开始触摸头。

孩子头发的颜色是较浅的铜红，在头发上轻轻地按一下，就如同按在一堆枯叶上没有着落。把手拿下后，还能看见孩子的囟门伴随着呼吸上下跳动。野津从口袋里掏出皮尺，开始测量孩子的头围。绕过后脑勺和前额最突出的部位，共测了两次，测量的结果都是四十六点五厘米，比标准



雷

尺寸多了三厘米。

会

野津再一次仔细地从头开始，依次触摸了胸、手和腿。

孩子的脸，瘦得皱成一团，但鼻梁很直，尤其眉宇处和夫人十分相像。因为病，孩子的前额突出，不过这倒反而增添了几分可爱。

“孩子的情绪常这样好吗？”

“不，很少。可以给他穿衣服了吗？”

“当然。”

夫人似乎早就盼望野津从保温箱前离开，迅速地把内衣套上了孩子的胳膊：“请到那间屋休息吧。我给孩子穿完衣服马上就来。”

回到客厅，桌子边已经放好了面盆和毛巾。两人洗完手，并排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是脑积水吧。”

水江从西服口袋里掏出香烟，用桌上的打火机点燃。

“看来像……”

“那，能治好吗？”

“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很难。”

“是啊。”

水江陷入沉思，默默地吸起了烟。夫人回到客厅，因为急匆匆地给孩子穿衣，耳旁的头发有些散乱。

“谢谢。”

并没有特意朝向谁，夫人颌首称谢，然后在二人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刚问过了，好像还是脑积水。”



水江呷了一口已经凉了的红茶说道。夫人微微地点了点头，朝挂着帘布的窗户看了片刻方才转向野津。

“所说的脑积水，是不是大脑里积了水？”

“正确地讲，应该是脑脊液。由于脊液过多，从而导致头骨受到挤压，整个头部变大。”

“如果放任不管，会怎么样呢？”

“孩子小的时候，头骨软，即使脊液向外扩展，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头骨开始变硬，这时，就不能再任它向外扩展。因为它会压迫大脑内部的神经组织，引起并发症。”

“孩子大脑的发育似乎有些迟缓……”

“可能是脑脊液的压迫，抑制了大脑的发育。”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实在有些残酷，可野津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出来。夫人盯着搁在膝上的双手发了一会儿呆，之后，似乎骤然改变了想法，问道：

“能治好吗？”

“可能要动手术。”

“动手术的话，是不是越早越好？”水江从旁插嘴。

“当然。不过，具体什么时候、怎么做还需要仔细观察一段时间。”

即便同样都是脑积水，但由于发病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手术操作起来也随之要做相应的调整。更何况，手术也并非百发百中，有的时候效果好，有的时候甚至根本没有效果。另外，手术前还要看患者的体力是否能够承受得了。脑外科是野津的专业，自然，说起话来十分谨慎。

“我看，一切都只有等住进医院再说。”